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崔富章¹,石川三佐男²

(1.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8; 2. 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日本秋田 0108502)

[摘要]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明治大正间汉学家,尤精于楚辞。他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善本(明刻本、清初刻本)二十余部,日本刻印本十二种,西村手抄本二十七种,多为中国学者所未见;(2)西村藏书多有批校、考证,并完成研究性著作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

[关键词] 西村时彦 楚辞 善本 批校 论著

[中图分类号] I 22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3)05-0030-09

—

西村时彦(1865~1924),字子俊,号天囚,晚号硕园,大隅种子岛(日本国鹿儿岛县熊毛郡北种子村)人,文学博士,明治、大正间汉学家。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尝任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东京朝日新闻主笔。中年以后,性行大变,退出大阪朝日新闻社,致力于《楚辞》、《尚书》等汉学典籍的研究,著述很多,主要有《日本宋学史》、《尚书异读》、《尚书文义》、《论语集释》(自《学而》至《泰伯》八章)、《中庸解题稿》、《楚辞集释》、《楚辞纂说》、《屈原赋说》、《楚辞王注考异》、《杭州纪行》、《金陵胜概》等。

西村时彦曾两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1898年冬天,翌年回国;第二次是1899年冬天,这次他在中国居留二年余,直到1902年春天才返回日本。他至少在中国度过两个端午节,弥漫在大街小巷的浓浓节日气象、人文氛围、中国人心头的屈原情结、特立独行的屈原形象,可能使他受到深深的感染,他开始购置《楚辞》类典籍,在上海买到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翻刻汲古阁本《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这部书一直陪伴他到弥留之际。西村在中国前后近三年时间,他游历过很多地方。在西湖之畔,孤山之阳,他拜访了主持诂经精舍讲席的俞曲园(樾)先生,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特为西村时彦的书室题写“读骚庐”匾额,可以想见,西村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气氛相当融洽。他的《杭州纪行》、《金陵胜概》等著述中,一定有更翔实的记载,我们期盼它们早日公世。

西村时彦的“读骚庐”中收藏着一百余部《楚辞》类典籍,就规模而言,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就质量而言,则更是可观。(1)西村购置收藏中国明代(1638—1644)刊本达十六部之多,这在中国的国家书目中皆列入“善本”类图书。其中,明正德十三年(1518)吴郡黄省曾校、王鏊序、高第主持刊刻的《楚辞章句》十七卷,是王逸《章句》迄今传世的最早本子;万历十四年(1586)的俞初校刊本、杭州冯绍祖观妙斋刻本,都具有很高的版本校勘价值。(2)西村收藏清代(1644—1911)刻印本四十余种,其中有列入中

[收稿日期] 2003-01-17

[作者简介] 1. 崔富章(1941-),男,山东淄博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楚辞学及版本目录学研究; 2. 石川三佐男(1945-),男,日本秋田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

国国家书目“善本”类十四种。《楚辞评注》十卷(王荫著),西村收藏的是清康熙十六年(1677)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是清乾隆(1736—1795)刻本。嘉庆六年(1801)大小雅堂重刊隆庆五年(1571)夫容馆本《楚辞章句》十七卷,汲古阁毛表校吴郡宝翰楼重刊本《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在中国已极为罕见。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刊本《楚辞心解》四卷(江中时著),姜亮夫老师《楚辞书目五种》著录书名、著者、版本,未作提要和本版本叙录,亦未著录藏家,大概没有见过全本。(3)西村藏有抄本二十七种,其中不乏稀见本。抄本《王注楚辞翼》三卷(题北越董鸥洲著),饶宗颐先生《楚辞书录》著录作“《楚辞翼》,清北越董鸥洲撰,日本西村硕园藏手稿本”[1] p.37,姜亮夫老师《楚辞书目五种》著录“见饶氏引日本西村时彦辑本”[2] p.332,据此判断,西村时彦藏本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惟一传本。《屈子说志》七卷(清陈远新著,据乾隆十四年序刊本抄),饶宗颐先生《楚辞书录》著录“乾隆十四年刊本,日本西村硕园有抄本三册”,姜亮夫老师《楚辞书目五种》谓“此书极少见。余得一残本,起卷四卜居以下各卷,则前三卷为《离骚》、《九歌》、《天问》可知。”此书除北京图书馆藏乾隆十四年原刊本外,此抄本则是传世的第二个全本。(4)民国时期的刻本、影本、印本计十五种,其中亦不乏稀见本。我印象最深的是《读骚论世》二卷(曹耀湘著),此乃近代湖湘学派“知人论世”的代表性作品,民国4年(1915)由湖南官书报局排印出版,年代并不遥远,可是在中国寻找此书,久觅不得,两年前由石川教授寄赠西村藏书之影本,书眉还有西村时彦先生的批校,当时我的感觉真是“如获至宝”。

二

西村藏有日本刻印本《楚辞》类典籍十二种,对中国学者而言,这些都极为罕见。例如,宽延二年十一月(1749)皇都书林刊印《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卷端题“楚辞卷第一 离骚经章句第一 校书郎臣王逸上 曲阿洪兴祖补注”),由皇都书肆中村治郎兵卫、上柳治兵卫等八人合作刊版,上柳治兵卫即京师儒者上柳四(一作“士”)明(俗称“治兵卫”),学名柳美启(1710—1790),是本书的校勘责任人,卷末有他写的《跋》云:“楚辞十七卷,朱子全注,梓行有年,流布极广^①。独若王逸古注,则资诸华版,而稍稍散乏,既垂泯灭。往自伊洛余波,浸淫海东,而吾邦缝掖,专以程朱为准的,不肯些转其视,当时书肆,亦惟一切阿顺,以射贾利,遂致此忽略尔。近十许年,风习稍迁,学者易方,古书镂版,往往而出,而犹不及此者,独何哉?逸注善本,固未易得,若其具洪兴祖之补,则绝无之也。……予购求数年,今而始获,乃阅之,则汲古毛奏叔所校,最为整饬可传。然但兴祖序题,宜存而不存,且补注间有数字脱而不补,因知此希世残编,虽彼大方,而仅仅一种。无复别本可校也,况吾异邦,而获之为幸,焉暇指其微瑕乎!因即翻刻,以弘其传。览者察诸。平安柳美启识。”柳美启购求所获“汲古毛奏叔所校”本,即清康熙元年(1662)毛氏汲古阁刻本(毛表,字奏叔,毛晋之子)。但是,日本翻刻时于扉页题“楚辞笺注”,首册封面题“楚辞注”,册二至册八封面题“楚辞笺注”。竹治贞夫先生据此作出判断:“我认为它是宝翰楼本为底本的。”^②这一判断是错误的。让我们举证以明之(1)《渔父》“世人皆浊,何不蠹其泥而扬其波?”“世人皆浊”下,汲古阁本无注,但留有长条空白(约六个大字空间),宝翰楼本有注“人贪婪也。一作举世皆浊。《史记》之[云]:‘举世混浊。’柳美启本无注,留有长条空白,与汲古版相同,西村时彦藏本手书填充“人贪婪也。一作举世皆浊。《史记》曰举世混浊。”眉间批校:“隆庆本无注。今据金陵本补入。汲古本同。人贪婪也,冯本作‘众贪鄙也’。”按《渔父》此句之上有“举世皆浊我独清”,王逸注:“众贪鄙也。”洪兴祖《考异》:“一作世人皆

①《楚辞章句补注》,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日本宽延二年(1749)柳美启校刊,西村时彦批校,大阪大学图书馆藏。

②竹治贞夫《楚辞研究·楚辞之书籍》第五章《楚辞的日本刻本与先儒之楚辞研究》第二节《楚辞的日本刻本》(二),第四节《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四) 风见书房印本,1978。

浊。《史记》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有此王逸注、洪兴祖考异，则在其后的‘世人皆浊’可不注，亦无须再作考异，汲古阁本的处理是正确的，之所以留下空白，或底本有注、考异（宋代书坊误增），或别本有之（如明嘉靖间翻刻宋本《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民国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辑入《四部丛刊》初编本中），故刊版者留此标志以待问也。吴郡宝翰楼书坊主入陈枚（经营书业四十年之久，还同时设有‘武林文治堂’‘金陵孝友堂’等，他是《楚辞灯》作者林云铭之至友）遂增刻王注洪校，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翻刻本又因袭之，可谓无识之举。（2）《渔父》‘众人皆醉，何不蠹其糟而歠其醪？’洪兴祖补曰：‘蠹，布乎切。’宝翰楼本误‘切’为‘初’。柳美启本不误，同汲古阁本。（3）《九辨》‘然露晞而莫达’，洪兴祖《考异》：‘露，一作雾。’明翻宋本、汲古阁本、宝翰楼本、金陵书局本并将洪氏考异中的‘露’误作‘露’，惟宽延二年（乾隆十四年）柳美启本改正为‘露’。根据上下文意，可判断出明显的错字，只要校刊者心细，是可以径改的。前两项例证足以说明，柳本径直出自汲古阁本，而不是以宝翰楼本为底本的，仅仅是封面和扉页误题‘楚辞笺注’之名，又误增王世贞序——此序乃王世贞应明宁献王朱权七世孙朱多燿（字用晦）之要求为隆庆五年（1571）夫容馆（在南昌）仿宋刊《楚辞章句》十七卷而作，宝翰楼本亦无。西村时彦有批校云：‘汲古阁本不宜有隆庆重雕宋本王序，今冠之卷首者，坊贾所为也。’五十余年之后，竹治贞夫先生在《楚辞研究》中提出‘甚是不当’之批评，又称‘作为明本以及汲古阁本祖本的宋本，其洪氏《自序》与《考异》一卷也都已失掉了。大概就缘于此，本书的刊行者为了保持书籍体裁的完整，才借用王世贞序文来刊出的吧。’其实，有西村时彦的批校在前，竹治贞夫的再批评及其测度，便可以省略了。在《楚辞章句补注》传世各本中，汲古阁本为最优善本，柳本既源出此本，且正文与注（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都加句点，复益之以西村批校，如《离骚》‘岂余心之可惩’，眉间校语：‘岂，一本作非。《九歌·国殇》‘首身离分心不惩’，眉端批校：‘一本身作虽，是也。《离骚》‘岂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王逸注：‘言士民所以变直为曲者，以上不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眉端校云：‘一本善志作善士。按《文选》作善士，非也。’前两条校语的底本是明隆庆五年夫容馆仿宋刊本《楚辞章句》十七卷（正德十三年吴郡黄省曾、高第刊本同），第三条校语的底本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尤袤校刊《文选》李善注本，渊源有自，按断尤见功力。竹治贞夫未尝言及，故特为拈出，表彰西村藏本之文献价值。再如：宽延三年五月（1750）庄允益（字子谦，原姓庄田，一作村田，名允益，通称平五郎）校刊《楚辞章句》17卷^①，首王世贞序，次庄允益序，次服元乔（即服部南郭）题楚辞王注校本，次《凡例》六则，次《目录》，次‘楚辞卷之一，汉刘向编辑，王逸章句’，次王逸离骚经章句小叙，次入正文，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三字。（注小字双行）本文与注都加句点。卷尾有刊记：‘宽延三年庚午五月，江都书肆，前川六左卫门发行。’王逸《楚辞章句》十六卷（卷十七《九思》非逸注）撰成于公元120年前后，历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余年，全靠手写流传，当年的写本，除汉简数枚外，可谓荡然无存。两宋是中国刊版印书的黄金时代，《楚辞章句》有多种刊本，亦漫不复存。今日得见之善本，惟明本数种耳，如正德十三年（1518）吴郡黄省曾、高第刊本，隆庆五年（1571）豫章朱多燿夫容馆刊本，万历十四年（1586）武林冯绍祖观妙斋刊本等，这些善本，有一共同缺点，即掺入后世传播者附加在《章句》中的文字，如音反，如异文。孙诒让（1848—1908）云：‘凡《补》注本云‘某一作某’，皆洪氏所校旧本，与王注混淆无别，明刻单注本亦或误采之，并非也。庄本不误。’（光绪二十年刊本《札迻》卷十二）刘师培《楚辞考异》谓‘明刊而外，惟日本庄益恭较为精善。’（1935年宁武南氏校印《刘叔叙先生遗书》本）孙氏所称‘庄本’，刘氏之‘庄益恭’本，即庄允益（1696—1754）校刊本。庄氏《凡例》第二则云：‘今所蠹校，华本四通，此方写本一通，诸本误字，比比出焉。又彼有衍羨，是有不足，交通以成句耳。夫字有古今，楚辞间存古。然前然而后否者，诸本各然。盖誊写任意，从简从俗，故不齐一；即

①《楚辞章句》（10卷），汉王逸章句，日本宽延3年庄允益校刊本，西村时彦批校，大阪大学图书馆馆藏。

不齐一,亦奚病读。乃不改错,惟谬误可恐也。王注未杪,必有‘也’字,是古注家法,今或无者,即书贾之所削也。其无害於读者,不必补。此方写本。字样体制,盖宋本所传。其及国讳也,缺其点画,乃可以证焉。盖世贞之所序乎?今多从此。”看来,庄氏乃以“此方写本一通(日本仿写本)为底本,校以“华本四通”。然王世贞序乃为明隆庆五年夫容馆校刊本而作,必日本仿宋写本所无,而庄允益刊诸卷首。庄氏或以夫容馆重修本为底本,校刊则采仿宋写本较多,此即《凡例》所谓“今多从此”之意也。庄本确实校改不少讹误,竹治贞夫从《离骚》正文中找出五条,我们还可举出一些例证,如“屯余车其千乘分,齐玉鬘而并驰”,庄本改“鬘”为“鞞”,是也。“竞周容以为度”王注:“周,合也。法,度也。”庄本改为“度,法也”,与清人袁廷桢所见宋本合。庄本最为特别之处,乃致力於剔除后世传播者附加在王逸《章句》中的内容,志在恢复王逸《章句》之原貌。《凡例》开宗明义:“诸本载音及异同,其出於《释文》、兴祖乎?凡出异同,出其可疑已,今或出其不可疑者,必值误字亦及焉。是书贾之为,而不能择者也。音亦有可疑焉。此本皆不插出,独存王氏之旧。”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未迫”;“弭”字下有“小字”“弥尔反”,“崦嵫”下有“小字”“上淹下兹音”;“未”下有“小字”“一作勿”,庄本将夫容馆本(明刻单注本多类此)中的这些音反、文字异同等,悉数剔除,庄氏认定这都是《楚辞释文》或洪兴祖《楚辞考异》等后世传播文献中的内容。虽然我们不知道庄氏此举之文献依据,但就学理言之,其学术方向是应该肯定的,王逸的时代尚无反切注音(起码是未通行),王逸的《章句》是上奏皇帝,宫廷御用,力求要括,引文出处也一概阙如,更遑论罗列异文。有鉴於此,我在作《楚辞集校集释》时,凡引王逸注,即以庄本为准。西村时彦于庄本眉间批校,名曰“考证”,锦上添花,尤为喜人。可惜我没有及时看到,未及采入《集校》之中,不无遗珠之叹也!

三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致力于文献典籍的采访和保藏,数量达百种以上,规模可观,质量亦属上乘;二是批校、考证、研究,完成专著多部,主要有《楚辞王注攷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等四种。下面一一著录评述之。

(1)《楚辞王注攷异》一卷,大正8年(1919)手稿本,一册^①。扉页题“屈子学三书之蠹,硕园閒事业”。背面方框内书“大正己未八月起藁十二月毕业”,钤“大阪大学收藏图书印”;昭和26.9.10受入阪大32742图“印记”。首“楚辞王註攷异对勘书目”,钤“怀德堂图书记”、“大阪大学图书”、“硕园纪念文库”诸印记。是书以日本宽延3年庄允益校刊《王注楚辞》十七卷为底本;“我邦王逸《楚辞章句》单注本惟有斯书刻版尚存,兹可珍重,而惜误脱亦不鲜,因取家藏诸本以考同异,庶几有小补骚学也。”西村所云“家藏诸本”者,计十种:明万历十四年(1586)武林冯绍祖观妙斋刊本,俞初刊本,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郎元、朱一龙吴郡刻本,清光绪十七年辑刻《湖北丛书》本(三余草堂本),汲古阁本,唐写《文选》残卷(金泽文库旧藏,罗振玉影写复印本),《文选》六臣本(通行本),《文选》李善注(胡克家重刊宋本),胡克家《文选攷异》六卷、梁章钜《文选旁证》。西村叙目云:“以上单注本四种,笺注本一种,《文选》三种(补二种),凡八种(十种),与庄本对校,标异於上栏,今抄写以成一书。”则是书与西村藏庄本《王注楚辞》十七卷所载之“西村时彦考证”,实同一内容也。是书以校异同为主,间及是非。如《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王逸注:“所以象德也(西村攷异:汲古阁本、文选各本,无也字),故行清洁者佩芳”至“孔子无所不佩也”(西村攷异:文选各本无此三十四字)自约束也。〔西村攷异:六臣本、李善本无也字〕又西村另行大字按语:“古钞本陆善经引‘王逸曰佩者所以象德,故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佩,能决疑者佩玦,孔子无所不佩。屈原自以行清贞,故佩芳兰以为兴也。’可知《文选》删节王注(按:西村的意

^① 由大阪大学图书馆度藏。

思是,唐写本《文选集注》“纫秋兰以为佩”下先引“王逸曰”,比《章句》本少三十四字。《文选》各本皆同,而接下去陆善经又加引“王逸曰”四十五字,由此可证明《文选》李注引王逸注时是有所删节的,而陆氏所引亦与今本(按指《章句》本)不同。后人任意窜改,今之所传,非王氏之旧也。’再如《离骚》“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西村考异云:“王逸序说曰‘依诗取兴,引类譬喻’云云;‘灵修美人,以媲於君’,然则‘美人’与《诗·邶风·简兮》四章‘西方美人’同是比也,非以服饰美好故称君言美人也。此註与序说矛盾,疑是后人窜入。《文选》不录者,非删节,而唐世犹无此文也。”又如《离骚》“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善而称恶”王逸注:“再言世溷浊者,怀襄二世不明,故群下好蔽忠正之士而举邪恶之人也。”西村私案:“王逸以《离骚》为成于怀王之时,而此言怀襄二世不明,乃似《离骚》成于襄王之世,可谓矛盾矣。”王逸《楚辞章句》各篇序说之间,暨序说与注文之间矛盾多矣(3 pp. 222-227)。自屈原殉国至王逸作《章句》,其间历四百余年,授受之迹不明,必有其学者师师相传,持守以呵护之,王逸《天问后叙》所谓“世相教传”之言,必有事实为之依据也。即“教传”,必解释文句,申说大义,则“笺识”序说,代代累积,王逸所见之本,多有遗存,沉淀於《章句》之中,是乃矛盾之源头,千余年来无人识破,西村时彦乃较早发现并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实属难能可贵。“纫秋兰以为佩”,西村以今本王逸《章句》为准而断定《文选》李善注引“王逸曰”有删节;“恐美人之迟暮”,西村以《文选》李善注为准而断定今本王逸《章句》有后人窜入之文字;“非王氏之旧”,进一步证成庄允益之说。西村既有汉学之根底,又具宋学之精微,其文献学功夫,几臻出神入化之境。卷端题“楚辞王注攷异上卷,大隅西村时彦学”,内容为《离骚》、《九歌》二篇,则《天问》以下各篇为下卷,惟不知佚于何时,飘落何所矣。

(2)《楚辞纂说》四卷,手稿本,四册。扉页钤“大阪大学收藏图书印”、“昭和26.9.10受入阪大32623图”印记,卷端题“楚辞纂说卷一,西村时彦编”,钤“硕园收藏楚辞百种”、“天囚书室”、“硕园纪念文库”、“怀德堂图书记”、“大阪大学图书”诸印记。是书采录自《史记》以下有关屈原和楚辞的文献资料,举凡历史、地理、民俗、传说、文物、古迹、建设、关于屈原及其创作的文献典籍,论评屈原精神的传播、弘扬,等等,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一百余种,随手辑录,依文稿厚度,分装四册。第一册内含“卷一”、“卷二”,亦非分类编次。许多条目之末,西村有按语,或辨析源流,或论其价值。如《贾长沙集·弔屈原赋》全文之末;按屈原之姓字事迹,与其所作之文,先秦古书则不一及。屈子死后见于记载者,以此篇为始。微此篇,则虽自《卜居》、《渔父》理其姓字,而后人或以为假托,《史》亦恐不能徵信也。则贾生诚为屈子知己,而此篇为骚学功臣第一。王逸《楚辞章句》,不知何以不收此篇,至宋晁无咎重定楚辞,取以为“续离骚”,朱子依之,是也。今自《史记》本传钞出,以冠于《纂说》,亦不忘祖之意云尔。’再如《汉书·淮南王安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之下,引“王念孙曰:‘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西村“按王念孙所引《东观汉纪》,后汉明帝时创修,灵帝时成书,高诱亦后汉人,并足以为据。然班固《离骚解序》云:‘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王逸《楚辞章句·序》亦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作《离骚经章句》’;曰传、曰章句,虽不相合,而其书则一。班固、王逸去武帝未远,且固曾祖族与刘向校秘书,父叔皮(彪)修《汉书》,而固成其业。叔师亦为校书郎,其说必有所受。则《汉书》‘离骚传’之‘传’字,恐非‘傅’误。盖淮南王有赋与传,而‘旦受诏日食时上’者,居其一也。”又如《淮南王安·离骚传佚文》一条,自《史记》“屈平之作《离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辑出,西村论曰:“按楚辞至汉大行者,虽因屈子之忠与其词藻之美,然亦高祖、武帝并乐楚声作楚辞之所致也。武帝命淮南王安为《离骚传》,是为骚学之祖,其书今亡而不传。班孟坚《序》所引淮南王语与《史记》本传中之文合,宋洪氏补注《楚辞》卷第一下引之,云‘岂太史公取其语以作传乎?’然则此语虽仅仅一百五十五言,亦可以见淮南王、太史公二人尊重屈赋之意,而其所以盛行后世与日月争光者,此语启之也,可不尚哉!洪氏所引,不过数句,故予今自本传中钞出,以徵骚学渊源焉。”这些都可谓考辨

详细,论述合理,还有些则是发现问题。如《汉书·古今人表》,人分九等,屈原列第二等(上中、仁人),引杨慎论《人表》其谬有四”之后,西村曰:“予以窃怪孟坚《离骚解序》以屈原为‘非明智’,而今此《表》列之于‘仁人’,以错乎‘智人’之上。《人表》不谬,则《序》或依托也。今姑采录于此,而附载梁氏《玉绳》《人表攷》于下云。”班固对屈原的评价,前后起伏很大,西村敏锐地提出这一问题,具有启示意义。该书堪称屈原学之资料库,可惜无目录,全书未编页码,不便利用,当补之。

(3)《屈原赋说》二卷,大正9年手稿本,二册。第一册为上卷,首目录:名目、篇数、篇第、篇义、原赋、体制、乱辞、句法、韵例、辞采、风骚、道术。《叙目》云:“以上十二篇,时彦在京都帝国大学,为学生讲述,遂缀成册。夫屈赋继风雅于前,启辞赋于后,为文学之大宗,不可不必读。而古今注释,亡虑百家,羣言纷淆,疑惑学者。愚因著论,略述大旨。刊误补义,待诸他日焉。大正九年五月西村时彦识。”钤“硕园居士”印(阴文)。卷端题“屈原赋说卷上,大隅西村时彦学”,钤“怀德堂图书记”、“大阪大学图书”、“硕园纪念文库”、“昭和26.9.10受入阪大32860图”诸印记。此十二篇,曾于《艺文》杂志第十一卷6~9期发表,收入《硕园先生遗集》第五册(昭和11年怀德堂纪念会刊),竹治贞夫《楚辞研究》第五章《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1978,风见书房印行)有详细论述,精到要括,笔者不再展开论评。第二册为下卷,首目次:名字、放流、自沉、生平(卒)、扬灵、骚传、宋玉、拟骚、骚学、注家,计十篇。卷端题“屈原赋说下卷,大隅西村时彦初藁”,钤“怀德堂图书记”、“大阪大学图书”、“硕园纪念文库”、“昭和26.9.10受入阪大32861图”诸印记。下面逐篇介绍其论旨(名字第一)西村认为:“司马迁父子相继成《史记》,而定原为字,定平为名。刘向校秘书,博览多识,不减于司马氏,而亦从《史记》而不疑,可以知其必有之据矣。”宋绍兴三十一年建阳陈八郎崇化书坊刊《文选》卷十六“离骚经一首,屈平”张洵注:“《史记》云,屈原字平,仕楚为三闾大夫。”后世学者,好异标奇,盖本于此。西村断言《史记》虽多异本,无书“字平”者。则知张注“字平”是“名平”之误。否则臆改《史记》,牵附口例也。(放流第二)西村赞叹:“屈子其如神龙乎?其尾见贾谊《弔文》,而其首古书不一及。《史记》掇拾传闻,以描首尾,其文天娇变幻,不可端倪,犹片甲残鳞隐现于云间。是以羣疑百出,无一定说。善读书者,与屈子之文互相参稽,则用舍死生,大略可以彷彿耳。”西村的具体结论是“怀王之世,屈原被疏,纒(或言自疏、自退)罢左徒,犹不失为同姓大夫;而《史记》书‘虽放流’者何也?”以虽疏纒非放流,而其迹犹放流也。(按《史记》虽放流,眷顾楚国……”一段,实刘安《离骚传》中语窜入者,西村未能识破)《史记·屈原传》以《离骚》为骨子,故先叙屈子所以作《离骚》,而其初疏在何年,不知也。后叙其系心怀王,以明作《离骚》在怀王入秦之后也。“又谓‘因谏,不如无行’,王不听而入秦被囚,于是作《离骚》。”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曾国藩云:“闻屈原作《离骚》。”西村谓“此说得之矣。《离骚》迫切,乃又作《远游》以申远逝自疏之意。(自沉第三)屈子之死,宋以前未有疑其自沉者。至南宋林应辰始有屈子不沉汨罗之说,著《龙冈楚辞》五卷。明汪瑗剽袭其说,作《屈原投水辨》,不通训故,不知文理,安得破西汉诸儒所传之旧说哉!(生卒第四)《略》扬灵第五)汇集跟屈原传说有关之地理古迹、民俗故事;我国每至五月五日,亦作粽、浴菖蒲汤者,盖屈子之遗风。”称颂屈原,“离愍于一时,扬灵于百世。愚读其书而思其人,未尝不睽睽于明月之被、宝璐之佩也。故集录古传以备参考如此。(骚传第六)楚辞之传,其故有二:其一高祖乐楚声,楚声存于楚辞,于是屈原诸赋,得掇拾而流传焉。其二楚辞之传,楚元王刘交(刘邦少弟)之力也。“矧方高祖乐楚声之日,封屈子吟泽畔之国,昭、屈、景三姓尚未迁徙,而左右有穆(生)白(生)申(公)韦(孟)诸儒,访流风于坠简,求余韵於残篇,偏搜而广采,珍重而传诵,是虽(无)记载可证,而愚依情与理而推断之,知其不太谬矣。其孙辟疆,曾孙德,并承家学,到元孙刘向,典校秘书,蠲辑《楚辞》,分为十六卷。盖《鲁诗》与《楚辞》并为元王所传家学,绵延至向有斯编,而其子歆作《七略》,录屈原所作,盖仍向《别录》《汉志》所谓屈原赋二十五篇,尚沿向、歆之旧,则所谓二十五篇,亦焉知无非元王与诸儒论定耶?《楚辞》成书之过程,向无定说,西村氏之考论,可备一说也。(宋玉第七)屈子作《招魂》以祭怀王,后屈子自沉,宋玉亦为作《招魂》。屈作称“大招魂”,后人省魂字曰《大

招》宋玉所作称“小招魂”，后人省小字曰《招魂》，二招皆为死者作。“以旨而言，则《大招》醇古，如朱子说，以辞而言，则汪洋恢诡不可端倪，为古辞赋中第一奇文，玉之富于辞采，殆过于其师。《九辨》亦宋玉所作，其成于原江南之日。〔拟骚第八〕拟骚之文，大抵皆为代言之体，《九辩》《招魂》实作之俑矣。《惜誓》之义，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变计也。《招隐士》文气似《九歌》，汉以来拟骚之文，学者皆以此篇为第一矣。”汪忌《哀时命》通篇多排偶之语，前联下句与后联上句相对，盖为一种创格，以启六朝骈骊之体，祇憾其气魄不足耳。《谏》《歎》二篇，规摹《九章》《怀》《思》二篇，体制《九歌》；自朱子有“无病呻吟”语，元、明以后人并不好读拟骚诸篇。“予耽读楚辞，群疑百出，因取《楚辞》十七卷，精读毕，而后知拟骚诸篇之必不可不一读也。何以言之？以拟骚诸作是二十五篇註脚也。汉人读骚之法，存于拟骚诸作之中，屈子事迹，往往有可徵者。其辞气虽平缓，而其造法之炼，结撰之工，亦皆可以为法，后世文章，渊源于此，不可不知也。”西村此论，盖经验之谈，楚辞学人，应予重视云。〔骚学〕注家二篇并缺。《屈原赋说》上卷十二篇，下卷八篇（初稿），计二十篇。西村有诗云：“读骚成癖萃群言，閒与诸生费讨论。《赋说》廿篇稿未就，迅风迫日欲黄昏。”下卷系初稿，又缺两篇，诚为可惜。然就已完成的二十篇而论，我们赞同竹治贞夫先生的论断《屈原赋说》作为楚辞概说，其考证的精密和规模的宏大，至今尚未见出其右者。（《楚辞研究·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1978年风见书房印行）

（4）《楚辞集释》不分卷。1899年西村在上海购得《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重刊汲古阁本。此印本系大开本，天头、地脚、左右栏外，纸幅极宽大，西村《集释》，即书于其间。卷端题“楚辞集释西村时彦手藁”，钤“时彦（阴文）”“子俊（阳文）”印记。内容包括“集释”、“存异”、“私案”、音义（字句校勘、韵字）、句点（王、洪注）等五部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二句；集释（白文朱印）下引《尔雅》、《曲礼》、五臣注、朱熹、周拱辰、方望溪、李光地、钱饮光、戴震、胡文英诸家解说；“存异”（白文朱印）下录王鬻运《楚辞释》：“皇考，楚祖庙之名，即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若以皇考为父，属辞之例，不得称父字，且于文无施也。”“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二句；集释引朱子、陈氏（本礼）、钱杲之、林西仲、徐友云（焕龙）、李光地、钱饮光、胡文英、张松南（德纯）、江中时、戴震等十一家之说；“存异”录屈复《新注》；“私案”（亦白文朱印）下云：“初度之解人人殊，今从陈说。后世八字本于此。”“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二句；集释引朱子、钱杲之、林西仲、张松南、钱澄之五家；“私案”曰：“内美、修能，从质性说到学问。内美，尊德性也；修能，道问学也。纷吾一解，专言修也。”又曰：“纷吾、汨予，皆倒置法，屈子独创，犹言‘吾既有此内美之纷兮’也。”“大略言之；集释”、“存异”致力于《楚辞》注释文献的收集、条理、类化；“私案”则是著者的见解，或赞同、或证成某家之说，或批评、或扬弃前说，自出机杼以创为新说。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淹，久也。”西村“私案”曰：“《尔雅·释詁》：淹，留久也。”杨子《方言》云：“淹，败也。水敞为淹。”钱氏《集传》云：“淹，水不流也。以水留久也，不流故敞也。”王注云“淹，久也”，可知脱“留”字。《集注》袭王注亦作“淹，久也”，字义不明。”又批评说：“林云‘惟，思也’，非也。时文习气耳。”“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二句，西村“私案”云：“王注前说为佳。一说，非也。服，行也。《书·说命》旨哉，说乃言惟服。《传》云‘美其所言，皆可服行。’又《管子·权修篇》‘上身服以先之’，注云‘服，行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鞿鞢以鞿鞞兮，謇朝谇而夕替。”西村“私案”曰：“悲不能救民生多艰。王注引‘申生’、‘子胥’，非也。又以鞿鞞‘为人所系累’，不如《集注》言‘自绳束而不放纵’义长也。从王注，则‘以’字作‘而’字看。‘謇朝谇’，与‘謇謇之为患’及‘謇吾’相应，皆内美、修能之所致也。”“既替余以蕙纆兮，又申之以揽芷。”西村“私案”：“君之替余以蕙纆之故也，又自申以揽芷而不悔也。王注言替后又申以揽芷。朱子云：‘此言君之废我，以蕙芷为赐而遣之，似待放之臣，予之以玦然后去也。然二物芬芳，乃余心之所善，幸而得之，则虽九死而不悔，况但废替而已乎？’此说尤非也。见此等之说，似《集注》非朱子所作！”“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二

句,王逸注:“周,合也。”西村“私案”：“周容之周,不必训合。为周遍之周,亦通。周容,八面求圆之谓也。《离骚》全篇,西村以韵分章,以便诵读;从陈氏(按指陈第《屈宋古音义》)而除“黄昏”二句,则八句一韵五章,十二句一韵二章,四句一韵七十七章,共三百七十二句也。”各章、句大多有西村“私案”。自楚辞学发展史观之,是书之“私案”,尤为值得注意,因为它具有学术发展、学术创新之意义,亦西村一生心血之所凝聚。卷末有跋云:“此书二十年前于沪购获之,尝一再读过。今年病閒,又把而读之,遂加句点。东方、严、王以下,所谓‘无病呻吟者’,予乃于卧病呻吟中,且读且点,不知病之身也。大正8年五月念日,硕园主人识。”“钤”天囚(阴文)印记。此只言“句点”,未提及“集释”。考《九歌》卷末亦有题识云:“大正6年丁巳八月,且读且注,时浴于马山泉场,有句云‘人问今年消暑记,注骚一卷在名山’纪实也。硕园彦识。”“钤”硕园(阳文)印记。盖西村之《楚辞集释》完成《离骚》《九歌》两卷,《天问》以下,集中于题解,文内“集释”尚少,殆未完之稿。大正9年五月(1920),西村于《屈原赋说》上卷题识称:“愚因著论,略述大旨。刊误补义,待诸他日焉。”大约这时期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乃于卧病呻吟中,且读且点,不知病之身也”。像西村时彦先生这样,沉湎于楚辞研究,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前辈,应该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纪念!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怀德堂中心汤浅邦弘教授暨井上了君的帮助,特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饶宗颐. 楚辞收录[M]. 香港: 苏记书庄, 1956.
 [2] 姜亮夫. 楚辞书目五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 蒋天枢. 论《楚辞章句》[A]. 楚辞论文集[C].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责任编辑 曾建林]

Tokihiko Nishimura's Contribution to Chu Ci Studies

CUI Fu-zhang¹, ISHIKAWA Misao²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al Humane Studies Akida, Akida 0108502 Japan)

Abstract: Tokihiko Nishimura (1865-1924) is known as a sinologist specialized in Chu Ci studies in the Meiji and Taisho periods in Japan.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chiefly includes (A) his collection of over 100 kinds of ancient books on Chu Ci (or Poetry of the Chu) and (B) his collected books largely with his proofreading, textual criticism,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nd his four monographs.

(A) Of the said collection there are 16 M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s, all being reliable texts according to China national bibliography; 40 Q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s (14 reliable texts); and 12 Japanese block-printed editions and 27 copies hand written by Nishimura, which are all rare to the Chinese scholars. For example: (1) 17 volumes of Supplementary Notes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Chu Ci (collected by Liu Meiqi in 1749), and books (collected in Jiguge Pavilion), which he proof read and punctuated. (2) 17 volumes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Chu Ci (collected by Zhuang Yunyi in 1750), which he punctuated and tried to restore to what Wang Yi's version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Chu Ci is like. Those are regarded by Sun Yirang and Liu Shippei as the "perfect editions".

(B) In this category, there are (1) 1 volume of hand-written A Study of Wang Yi's Notes on Chu Ci,

which Nishimura based on the collation of such 10 editions as the hand-copied Variorum of Literary Selec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with Zhuang Yunyi's books, with a view to retaining the original notes by Wang Yi;(2) 4 volumes of hand-written On the Compilation of Chu Ci, 100-odd pieces of literature regarding Chu Ci and his author Qu Yua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which he collected and compiled into an information bank;(3) 2 volumes of hand-written On Prose Poems by Qu Yuan, which, regarded as a survey of Chu Ci and best known to the Japanese scholars for its extensive and meticulous textual research, have the block-print edition of 12-article Volume 1 and contain in 10-article Volume 2 such 8 written articles as "Exile", "Life Story", and "Records on Li Sao" (Sorrow after Departure), as well as the other 2 ("Lisao Studies" and "Notes") with no writing at all; and (4) hand-written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Chu Ci, which are written on the upper and lower margins of the pages of 17-volume Supplementary Notes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Chu Ci, including 5 different items: collected commentaries,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ces,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annotations on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and punctuation.

Key words: Tokihiko Nishimura; Chu Ci (Poetry of the Chu); reliable texts; collation; monograph

浙江大学 SSCI 论文的统计分析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编辑出版的,它收录了1760余种社会科学刊物,其范围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学科,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的影响,在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预测科研活动的布局及科研力量的变化等方面,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 SSCI 在 1998—2003 年 5 月间收录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便于人们了解走向世界的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实力。

(1) 收录论文数量分布。1998—2003 年 5 月期间, SSCI 收录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数量如下: 1998 年 5 篇; 1999 年 2 篇; 2000 年 6 篇; 2001 年 3 篇; 2002 年 5 篇; 2003 年(1—5 月) 8 篇, 合计 25 篇。可见, 浙江大学被 SSCI 收录的论文总体数量较少, 每年都在个位数。发展趋势也不令人乐观, 不是呈逐年递增趋势, 而是在每年 2—6 篇的低水平徘徊。(2) 著者分布。1998—2003 年 5 月期间, SSCI 收录浙江大学 25 篇论文的著者情况如下: 独立著者 7 篇, 校内第 1 著者 14 篇, 合作完成的论文 18 篇, 占全部论文的 70% 以上。单篇著者最多的是 8 人, 每篇论文的平均著者是 2.8 人。以浙江大学为主的论文有 14 篇, 浙江大学人员参与合作完成的有 11 篇, 其中与美国学者合作 4 篇, 加拿大学者合作 4 篇, 英国、德国、香港各 1 篇。这些数据也说明浙江大学高产作者较少, 大部分作者只完成 1 篇论文, 研究的持续性较少体现。合作单位也很有限。(3) 被引频次分布。上述 25 篇论文到 2003 年 5 月底之前的被引总频次是 34 次, 平均每篇被引 1.36 次。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浙江大学 Liu WM 在 1998 年与美国学者合作完成, 并发表在《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上的论文, 迄今被引 9 次。半数以上的论文(13 篇)被引次数为零。被引频次过低一方面是人文学科的学科性质及著者的引文习惯所决定, 另一方面与论文的质量及主题的新颖性也密切相关。(4) 学科分布。1998—2003 年 5 月期间, SSCI 收录浙江大学 25 篇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如下所示: 经济学 7 篇, 心理学 6 篇, 管理学 5 篇, 图书情报 4 篇, 其他 3 篇。可见, 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是浙江大学发表 SSCI 论文的重点学科, 三学科论文占了全部论文的 72%, 但这也表明浙江大学 SSCI 论文所涉及的学科并不广。在 ISI 公布的 2001 年度 SSCI 期刊评价报告中将期刊划分为 54 个主题(学科), 浙江大学所涉及的学科也只是其中的 1/7 左右。(5) 语种及期刊分布。SSCI 收录浙江大学的 25 篇论文除了一篇是德文文章外, 其余 24 篇全部是英文文章。可见英文是浙江大学论文走向世界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语言工具。这 25 篇论文发表在 22 种期刊上, 这些期刊所在地分别为: 美国 12 种, 英国 6 种, 荷兰 2 种, 德国和韩国各 1 种, 英、美占了总数的 80% 以上。有 17 种期刊在 JCRSSCI2001 中有评价指标, 影响因子最大的是美国心理学期刊《Psychological Science》(2.77), 平均影响因子为 0.99, 比 JCR2001SSCI 平均影响因子(0.83)多 0.16。这说明浙江大学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力较大。

浙江大学乃至我国每年被 SSCI 收录的论文总数仍然在低水平徘徊, 反映出浙江大学能在国际人文科学领域立足的成果仍然是凤毛麟角, 浙江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国际化可谓任重道远。浙江大学被 SSCI 收录论文的学科分布也很不平衡, 只有少数学科情况较好。可喜的是, 浙江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发表论文杂志的影响因子较高。这说明浙大人文学科通过努力, 还是可以在 SSCI 收录论文方面有所突破的。

(熊晓英, 刘艳阳)